

# 汉语专科词典视角下的两汉外来词异形变体研究

韩 淑 红

(鲁东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 山东 烟台 264039)

**摘要:**汉语专科词典中古汉语中的外来词身份的确认,在无明显语源可考情况下异形变体是一种有效的判断方法和收词参考标准。两汉外来词变体从一元到十五元词形多样,数量不等,其中二元、三元变体分布为主。非佛典外来词语义分布涉及21小类。外来词的变体包括语音变体、用字变体、词长变体、译借方式变体和异序变体情形。两汉共时词汇系统中外来词的变体现象是语言世界受主客观世界多方面因素影响的必然结果,是汉语外来词专科词典修订借鉴的必要依据。

**关键词:**两汉;外来词;异形变体;专科词典

**中图分类号:**H1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1)01-0008-08

学界关于汉语异形词的研究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纵览已有成果,绝大部分研究的对象是现代汉语中的相关问题,代表性的成果有高更生的《再谈异体词整理》<sup>[1]</sup>、周建民的《汉语网络语言中的异体词研究》<sup>[2]</sup>等。长召其、张志毅对词位的变体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词位包括语音、词形、构词、语法、语义和语用六种变体,认为异形词是其中的无值变体,分布具有梯度<sup>[3]</sup>。曾昭聪从文字和语音角度研究了近代汉语中的异形词,认为异形词具有不同的来源,外来词也是其中之一,但文中并未对近代汉语外来词来源的异形词进行深入分析<sup>[4]</sup>。罗常培认为“在中国古书里凡是一个同义复词同时有许多异文,那一定是外来词的借字,而不是地道土产”<sup>[5]20</sup>,可见异文形体是鉴定外来词的标准之一。特别是早期进入汉语词汇系统的外来词由于缺乏规范,词汇的外部特征词形也呈现出多样性特点。但目前关于外来词异形变体的研究多是现代汉语方面的成果,学界对古汉语外来词的异形变体研究亟待加强。本文以两汉非佛典外来词为主要研究对象考察两汉时期外来词的异形变体问题,以揭示古汉语外来词的共时特点并为汉语外来词专科词典对古汉语外来词的判定及收词提供参考和借鉴。

## 一、两汉外来词异形变体的分布

学界对异形词的界定各有侧重,此不赘述。长召其、张志毅认为异形词是词位变体中的无值变体主要立足于是否产生交际意义而言,异形词不会改变词位的交际意义因而无值<sup>[3]</sup>。我们认为外来词的异形变体简单而言是一种语言引进其他语言时产生的不同形式。两汉是汉语史上第一次广泛接触异域语言时期,产生了大量外来词。韩淑红研究表明非佛典外来词是两汉共时词汇系统异质成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sup>[6-7]</sup>。广义视角下的外来词对同一外来事物的指称或概念的引进存在大量异形变体。我们基于汉文全籍检索系统语料库,参考各家注疏注解及外来词专科词典,选取了两汉时期广义外来词进行了如下研究。

### (一)异形变体元考察

外来事物与概念在源语中有相对应的语词名称,语言接触进入到另一种语言后需用借方的语言形式指称原事物或概念意义。二次命名采用不同的译借方式则会造成不同概念和语言系统间的冲突。在协调译借时外来词的词形由于译者主体的差异性而存在不同译借形式。

#### 1. 变体元分布

两汉外来词在借进语源上除了东汉后期的佛

收稿日期:2020-09-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两汉外来词研究”(18FYY017)

作者简介:韩淑红(1971—),女,山东龙口人,文学博士,鲁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国家语委汉语辞书研究中心研究员。

典梵语外,其他还有匈奴语、突厥语、古伊兰语、波斯语及少数民族语言(包括东夷、西南夷、南蛮)。汉语面对复杂多样的异域语言,在共时借进及历时融合过程中,其异形变体的数量呈1元到15元的不均衡分布。据我们对两汉文献中的1400个外来词的调查统计,共计219个外来词具有异形变体。其中变体数为1元的外来词108条,占49.32%,如谷蠡[鹿蠡]<sup>①</sup>、畅草[鬯草]等;变体数为2元的50条,占22.83%,如虎魄[琥珀、琥魄]、通犀[通天犀、骇鸡犀]等;变体数为3元的20条,占9.13%,如琵琶[枇杷、横吹、批把]、翕侯[翮侯、歛侯、翎侯]等;变体数为4元的14条,占6.39%;变体数为5元的10条,占4.57%,如苜蓿[目宿、怀风、牧宿、光风、连枝草];变体数为6元的8条,占3.65%,如蒲陶[蒲萄、葡萄、蒲桃、浦桃、扑桃、濮达]、高句骊[高句丽、下句骊、句骊、高骊、句骊胡、貂耳]等;变体数为7元的3条,占1.37%,如白叠[答布、都布、荅布、榻布、叠布、白叠布、帛叠]等;变体数为8元的2条,占0.91%,如身毒[天竺、天笃、天督、捐毒、捐笃、浮图胡、浮屠胡、乾毒]等;变体数为9元、11元、14元、15元的各1条,各占0.46%,如驼[骆驼、橐驼、橐它、封牛、驮驼、骉骆马、白骆、驼马、骆马、封橐驼]等。

## 2. 非佛典与佛典变体量对比

以上非佛典外来词的异形变体元分布显示外来词的变体数量以二元为主,同一所指有两个不同能指词形的占绝对优势。其次是三元变体,总的趋势变体数量与词条数量呈反比。两汉外来词中219个词有变体形式,变体词形共508个,占比为36.29%。最多的变体元有15个,平均变体元数量为2.31个。外来词中有94个普通词和125个专有名词有词形变体,各占42.92%、57.08%。据俞理明、顾满林对东汉译经的统计,佛典译词293个译词有变体词形的76个,占总词数的20.60%。他们认为译经外来词的异形变体主要是用字变体,而在两汉非佛典外来词的变体中有202个为用字差异,包括讹变和同音用字,占变体总量的39.76%,其他占60.24%<sup>[8]</sup>。可见与佛典译词的变体相比,非佛典外来词的字形变体只是变体中的一种情形,并不是最主要的。

### (二) 异形变体的语义考察

据俞理明、顾满林调查东汉佛经译词的语义分布由多到少依次为“人名>天界神鬼名>国土地

名>佛教概念>人物>动植物>行为性状>处所器物”<sup>[8]</sup>。韩淑红认为两汉非佛典普通词语义类由多到少为:动物类>生活用品类>珠宝首饰类>植物类>宗教风俗习惯>军事用品类、乐器类>人物>食品类>娱乐行为、自然物、居所类>性质特点>交通用具;专有名词语义由多到少为:外族、外国名>人名>官名>城地名>山名>称号<sup>[9]</sup>。

#### 1. 不同变体元的语义分布

两汉非佛典语义分布比佛典译词的语义类广,包括21个语义小类。专有名词义类较集中,普通词各义类均涉及下层义类。我们对外来词异形变体的语义分布进行了深入考察,以探求不同变体元数量在语义分布上的特点。

##### (1) 一元变体的语义分布

属专名的词条72条,占一元变体总量的66.67%。其中外族名、国名39个,如郁立师[隋立师]、西且弥[西沮弥]、东鞞[东鞞]等;人名15个,如詹师庐[乌师庐]、壶衍鞞单于[壹衍鞞单于]等;地名11个,如龙城[笼城]、金蒲城[金满城]、饜得[饜得]等;官名7个,如屠耆[诸耆]、谷蠡[鹿蠡]等。非专名的普通外来词36条,占一元外来词的33.33%。其中动物名8个,如驴骡[骡驴]、焦明[鷓明]、貳师马[貳师天马]等;饰品名8个,如玳瑁[文甲]、珠玑[璧珠玑]等;植物名7个,如竹箭[竹干]、枸酱[蜀枸酱]、畅草[鬯草]等;日用品4个,如火越布[白越]、浣布[火毳]等;兵器、战争用品4个,如鸣镝[髀箭]、楛矢[肃慎矢]等;建筑处所2个,如瓠脱[区脱]等;乐器和职业类人各1个:竖箜篌[擘箜篌]和幻人[眩人]。

##### (2) 二元变体的语义分布

属专名的词条24条,占二元变体总量的48%。其中外族名、国名14个,如渠搜[渠廋、沟搜]、乌秣[乌耗、乌秘]等;人名4个,如吾斯[牙斯、吾西]、知牙师[伊屠知牙师、伊屠智牙师]等;地名5个,如珠崖[珠厓、朱崖]、休屠泽[猪野泽、都野泽]等;官名1个,如温禺[温禺鞞、温吾]。非专名的普通外来词26条,占二元外来词的52%。其中动物名11个,如鹇雉[宛雉、鹇鹑]、鸚鵡[能言鸟、驯禽]等;饰品名4个,如光珠[江珠、蚌珠]、虎魄[琥珀、琥魄]等;植物名4个,如

<sup>①</sup>因篇幅所限文中只给出部分示例;[]中的词条为[]前词条的异形变体,文中同。

安石榴[若留、安石]、樱桃[含桃、荆桃]等;日用品2个,如竹杖[邛竹杖、杖邛竹]等;兵器、战争用品2个,如拍髀[服刀、短刀]等;食品名1个:湏[重酪、湏酪];职业类人2个:如道译[导译、译导]等。

### (3)三元变体的语义分布

属专名的词条12条,其中外族名、国名4个,如浮屠[浮图、苏涂、佛陁]等;人名2个,如呼韩邪[呼韩、乎韩邪、呼韩耶]等;地名4个,如葱岭[葱岭山、葱极、总极]等;官名2个,如翁侯[翎侯、歙侯、翎侯]等。非专名的普通外来词8条,其中动物名2个,如天马[宛马、汗血马、大宛马]等;饰品名2个,如琉璃[璧流离、琪琉、瑠璃]等;日用品3个,如符拔[扶拔、桃拔、符枝]等;乐器名1个:琵琶[枇杷、横吹、批把]。

### (4)四元变体的语义分布

属专名的词条8条,其中外族名、国名6个,如拘弥[宁弥、扞弥、扞采、捍弥]等;地名2个,如焉耆[焉支山、删丹山、鄯耆山、焉耆山]等。非专名的普通外来词6条,其中动物名1个:乌孙马[西极天马、西极马、西北极马、西极];饰品名2个,如黄金缕[金缕、罽绣、金缕绣、金缕罽]等;日用品2个,如栴梳[比余、比疏、梳栳、梳比]等;乐器名1个:箜篌[坎侯、空侯、坎篌、胡空侯]。

### (5)五元变体语义分布

属专名的词条7条,其中外族名、国名4个,如林胡[蹏林、檐褫、檐林、檐人]等;地名2个,如盐泽[蒲昌海、渤泽、辅日海、穿兰、临海]等;官名1个,单于[单于、撑犁孤涂单于、橐黎孤涂单于、橐黎、撑犁孤屠]。非专名的普通外来词3条,其中饰品名、乐器名和植物名各1个,如箛[筋、胡筋、胡乐、吹鞭、菰]等。

### (6)六元变体的语义分布

有6个异形变体的外来词专名和普通词各4个,各占50%。其中专名词包括外族名、国名3个,如白屋[肃慎、挹娄、肃慎氏、息慎、靺鞨、挹娄]等;地名1个:祁连[天山、白山、祁连山、雪山、祁县罗漫山、折罗汉山]。非专名外来词动物名2个,如猕猴[沐猴、母猴、木侯、弥猴、马猴、獐狙]等;饰品名1个:鲜卑[金犀、犀毗、师比、黄金犀毗、胥毗、犀比];植物名1个:蒲陶[蒲萄、葡萄、蒲桃、扑桃、濮达]。

### (7)七元变体的语义分布

有7个异形变体的外来词专名词1个,为地

名:沙漠[龙堆、白龙堆、沙幕、沙磧、陇堆、漠、幕]。普通词中日用品1个:白叠[都布、答布、苔布、榻布、白叠布、叠布、帛叠];动物名1个:大鸟[大爵、大雀、安息雀、条支大雀、条支大鸟、驼鸟、大马爵]。

### (8)八元变体的语义分布

有8个异形变体的外来词语义上有专名国名1个:身毒[天竺、天督、天竺、捐毒、捐竺、浮图胡、浮屠胡、乾毒];植物名1个:闾氏[红蓝、红蓝花、焉支、焉提、胭脂、撚支、烟支、燕支]。

### (9)九元及其他变体的语义分布

有9个、11个、14个、15个变体的外来词各1条,语义上分别为日用品1个:罽[氈、毛布、罽氈、氈、氈氈、毛罽、罽氈、氈氈、氈氈];动物名1个:驼[橐驼、骆驼、封牛、橐佗、橐它、駝驼、駝駝马、骆马、白骆、驼马、封橐驼];国名1个:大秦[条支、海西、条枝、黎轩、秦海、移支、犁靺、犁靺、犁靺、犁靺、犁靺];族名1个:匈奴[乌桓、东胡、山戎、鬼方、狻猊、乌丸、鞞粥、獐狙、狻猊、淳维、熏鬻、獐粥、薰粥、山戎氏、鞞允]。

## 2. 异形变体语义分布特点

根据我们对两汉时期外来词异形变体的语义分布考察,非佛典外来词不同变体元的语义分布见表1。

由表1中数据可见,包含不同数量变体元在语义上总体专名词多于普通词。多元变体专名语义共计131条,普通词的语义共88条。专名中外国、外族名最多,其他依次为地名>人名>官名;非专名数量由多至少依次为动物名>饰品名>植物名>日用品名>乐器、兵器名>一类人>建筑处所>食品名。

从包含一元至十五元不同变体元的语义分布上来看,从一元到六元变体数量居多的都是外族、外国名;除了七元、九元和十一元的变体无此语义的词条,其他都包括外族外国名。这种现象反映出异域的国名、族名在两汉文献中不但是外来词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其变体形式、数量也很多样;其中北方少数民族名“匈奴”的变体多达15个,西域国名“大秦”的变体有14个,来自西域的“橐驼、氈氈”的变体为11个和9个,这显示出两汉社会中汉民族的对外关系是共时层面的要事,与“匈奴”和“大秦”的往来更是重中之重。非专名变体词的语义分布则显示出动物、饰品、植物和

日用品是两汉时期汉民族与域外交往交流引进的主要外来事物。两汉语言的词汇系统中存在外来事物相对应的概念空缺,不同主体在用汉语记载

这些客体世界事物时受各种因素影响难免造成外来词异形变体的广泛分布。

表1 非佛典外来词变体语义分布表

(单位:个)

语义分布	外族、外国名	人名	地名	官名	动物名	植物名	饰品名	乐器	兵器	食品	日用品	建筑	一类人
一元	39	15	11	7	8	7	8	1	4		4	2	1
二元	14	4	5	1	11	4	4	2		1	2		2
三元	4	2	4	2	2		2	1	2		3		
四元	6		2		1		2	1			2		
五元	4		2	1		1	1	1					
六元	3		1		2	1	1						
七元			1		1						1		
八元	1					1							
九元											1		
十一元					1								
十四元	1												
十五元	1												
合计	73	21	26	11	26	14	18	6	6	1	13	2	3

## 二、两汉外来词异形变体考察

不论是专名还是普通词外来词的引进,主体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主体在借进异质成员时采用的不同方法是造成不同词形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词语在历时的使用过程中也会发生一些演变。两汉外来词异形变体内部存在不同的类型及一定的规律,多形并存并具有以下共时特点。

### (一) 专名变体的类型

韩淑红认为,“任何语言的外来词不同历史时期都会存在词形变体,这是外来词的本质特点之一。一种语言从别的语言借入词汇,不论借音、借义还是音义同借,受进行转换的译者主体性的干扰,产生不同的借方语言形式是必然的。”<sup>[9]</sup>通过考察,两汉专名外来词的变体主要包括五种类型,即语音变体、用字变体、词长变体、译借方式变体和异序变体。

#### 1. 语音变体

变体词形中的语素属于共时层面语音系统中的音同或者音近,此类为语音变体。为便于研究我们以变体词频数据为参考区分变体,低频词形为高频词形的变体。

外来词的语音变体在于用汉字最大程度接近源语记录其他语言的语音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情形,我们主要参考了两汉文献的各家注疏,并依据唐作藩《上古音手册》<sup>[10]</sup>的标准加以判定,语音变体分布以下情况。

#### (1) 近同音

根据乌犁靡[安犁靡]中的“乌、安”,乌师庐[詹师庐]中的“乌、詹”,乌揭[呼揭、呼偈]中的“乌、呼”,可判断两汉时的汉字“乌、安、詹、呼”属于同音。根据温吾[温禺]中的“吾、禺”,牙斯[吾斯、吾西]中的“牙、吾”,可判断“吾、禺、牙”两汉时期属近同音。

#### (2) 声母古今差异

谷蠡[鹿蠡]、掸国[檀国]、车师[姑师]、肃慎[息慎]、猪野泽[都野泽]、坚昆[隔昆、高昆、鬲昆]、焉支[焉提]、浑邪[昆邪]、乌桓[乌丸]、拘弥[宁弥、扞弥]、浮图[苏涂]、身毒[天竺、捐毒]等组中的不同语素用字体现出两汉时期与现代汉语中声母的差异。

#### (3) 韵母差异

昆仑[昆陵]、盐泽[渤泽]、浮屠[佛随]、蒲类海[婆悉海]等词形变体对比可显示出两汉时期的韵母差异。

#### 2. 用字变体

两汉专名外来词在用字上表现为同音异字和形近变体两种情况。

#### (1) 同音异字

外来词专名词的同音变体中存在大量同音异字情形,如猥狁[猥允]、条支[条枝]、葳貉[葳貉]、高句骊[高句丽]、卢胸[庐胸]、焦饶[焦饶]、复株累若鞮[复株累若鞮、复珠累单于]、伊屠知牙师[伊屠智牙师]、呼揭[呼偈]、呼韩邪[乎韩邪、呼韩耶]、丁令[丁零]、熏鬻[獯粥、薰粥]等中的不同语素用字。这类变体情形显示出两汉译

借外来词时使用同音汉字比较灵活,其中既有主体因素影响,同时也表明两汉时的汉字偏旁表意仍在发展中,外来词的异文用字表现出偏旁增减、变换的多样特点。

## (2)形近变体

变体中的部分语素语音不相同也不相近只存在字形相近,这类专名外来词包括:休循[沐修]、壶衍鞞单于[壹衍鞞单于]、东且弥[车且弥]、郁立师[隋立师]、月氏[月氏]、莎车[莎东国]、难兜国[难完国]、满饰[蒲饰]、危须[危项]、金蒲城[金满城]、身热[身熟]、三木楼山[沐楼山]、孙胡[狐胡]、右苴王[若苴王]、卑陆[旱陆]、卑陵、跋踵[跋踵]、蛄夷[禺铁]、乌秣[乌耗]、乌秘、蒲类海[婆悉海]、监氏城[蓝氏城、蓝市城]、和渠北鞞海[私渠比鞞海]、扞弥[捍弥、扞采]、耽耳[聃耳]、聂耳[摄耳]、单于[单于]、翁侯[翎侯]。

外来词专名中的用字变体与汉字字形的历时演变有类似原因。在汉字发展演变过程中,由于字体变换、传抄讹误等因素而产生一些错别字,后人袭用累积以致以讹传讹。

### A. 合体字讹变

如:跋踵[跋踵]中的“跋”与“跋”,壹衍鞞单于[壹衍鞞单于]中的“壹”与“壶”,危项[危须]中的“项”与“须”,聃耳[聃耳]中的“聃”与“耽”,身熟[身热]中的“熟”与“热”等。

### B. 独体字变体

如:“东”与“车”在“东且弥[车且弥]、莎车[莎东国]”中的使用;“氏”与“氏”在“月氏[月氏]”中的使用。

### C. 增符讹变

如:右苴王[若苴王]中的“右”与“若”,摄耳[聂耳]中的“聂”与“摄”,都属于增加了形符。单于[单于]中的“单”与“单”增加形符的同时字形也发生了讹变。

### D. 减符讹变

如:蛄夷[禺铁]中的“蛄”去掉了形符变为“禺”。

### E. 模糊相似

如:乌耗[乌秣]里的“耗”与“秣”,婆悉海[蒲类海]中的“悉”与“类”,孙胡[狐胡]中的“孙”与“狐”,旱陆[卑陆]中的“旱”与“卑”等都具有一定的模糊相似度。

### F. 部件结构的变化

如:翁侯[翎侯]中的“翁”“翎”两个字中的“合”与“羽”属于部件不同组合的变化。

### G. 二字并为一字

如:三木楼山[沐楼山]中的“三、木”与“沐”,先是把“三”讹变为“斗”后又与后面的“木”字合并为一个“沐”字。

## 3. 词长变体

外来词在词形变体中还体现出词长的变化,即存在词形加长或减缩的变化。如:骠[冉骠]、邛[邛都]、劫国[劫日国]、车牙单于[车牙若鞞单于]、搜谐单于[搜谐若鞞单于]、乌珠留单于[乌珠留若鞞单于]、乌贪訾离[乌贪国]、囊知牙斯[知、知牙斯]、私渠海[私渠比鞞海]、知牙师[伊屠知牙师、伊屠智牙师]、白马[白马羌、白马国、白马氏]、倭[倭国、倭人、倭奴国、倭人国]、橐黎[撑犁孤涂单于、橐黎孤涂单于]、单于[撑犁孤涂单于、橐黎孤涂单于、撑犁孤屠]等。

外来词专名的词长变体参照词频高低及同一词条单一性在前原则,两汉共时语言的词形简繁或繁简并非时间线性上的同步。经考察词长变体多样并存且具有以下情形。

### (1)增加上位类名

表山名增加“山”如:葱岭[葱岭山]、祁连[祁连山]、昆仑[昆仑山]、焉耆[焉支山、焉耆山、鄯耆山、删丹山]等;表水域名加“海、水、泽”:蒲类[蒲类海];表城名增加“城”:姑臧[盖臧城]、监氏[监氏城];表族名、国名增加“氏、国、人、胡、羌”,如:肃慎[肃慎氏]、山戎[山戎氏]、倭[倭人、倭国、倭人国、倭奴国]、浮图[浮屠胡、浮图胡]、句骊[句骊胡]、白马[白马羌]等。

### (2)简繁差异

词形的简繁由译借源语言方式的差异造成,部分译借的词形相对较简,全称译借词形较长,如:知[知牙斯、囊知牙斯]、知牙师[伊屠智牙师、伊屠知牙师]、私渠海[私渠比鞞海]、单于[撑犁孤屠、橐黎孤涂单于、撑犁孤涂单于]等。意译较音译词长加长的如:闾氏[红蓝花]、焦侥[小人国]等。

### (3)增加文化值

匈奴族首领的名字可以传达出民族自身的一种文化信息,如“若鞞”等。这种源语的文化因素借入汉语时有或无并不影响指称人名的需要。但加上相应的源语信息则可反映出匈奴民族人名所有的独特文化,如:车牙单于[车牙若鞞单于]、搜

谐单于[搜谐若鞮单于]、乌珠留单于[乌珠留若鞮单于]等的差异是异域民族文化增值的体现。

#### 4. 译借方式变体

同一外来词所指的不同译借方式产生的不同词形,是广义的变体。这类专名外来词变体如:闾氏[红蓝]、西夜[漂沙]、高句骊[句骊胡]、休屠泽[猪野泽、都野泽]、胡貉[濊貉、葳貉]、条支[大秦、海西、秦海]、祁连[天山、白山、雪山]、白屋[肃慎、挹娄、息慎、靺鞨、挹娄]、匈奴[东胡、山戎、鬼方、淳维]等。其中变体中属音译与意译相差异的如:卢奴[卢水]、闾氏[红蓝]、高句骊[句骊胡]、条支[大秦、海西、秦海]、祁连[天山、白山、雪山]、肃慎、挹娄、挹娄、靺鞨、息慎[白屋]、鲜卑[山戎、北戎、北狄、朔狄]等。

意译词具有的不同变体如:穿胸[贯胸]、昆夷[昆戎]、葱岭[葱极、总极]、林胡[林人]、蒲类海[蒲类泽]、盐泽[临海]等。

音译词的不同变体如:鄯善[楼兰、楼湟]、弁辰[卞韩]、匈奴[东胡、鬼方、山戎、淳维]等。

混合译词的不同变体如:妫水[洧海]、休屠泽[猪野泽、都野泽]、犬戎[吠夷、犬夷]等。

#### 5. 异序变体

汉语借进外来词时对同一外来事物、概念使用相同语素但产生了不同的排列顺序,这一类词形即异序变体。如:昆仑[仑昆]、麻浑[浑麻]、秽貊[貊秽]等。从词频数据上看前者词形高于后者,但异序词条数量及词频数都比较少。这种词汇现象主要受两汉共时词汇系统的异序分布影响较大,并且在汉语词汇系统历时发展过程中,词内语素组合序走向固化定序是总趋势。

从以上我们对专名外来词变体类型的考察来看,变体类型中语音变体有80条,字形讹变数量为25条,繁简变化的49条,译借方式变体的30条,异序变体的4条。可见变体是外来词引进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结果之一,其中语音变体为主,多为近同音变体。繁简词长共存形式的数量次之,而因译借差异产生的同长变体及字形变体数量接近,语素异序变体的数量最少。

通过对两汉外来词词形变体与词频关系的考察发现,高频词形的生命力较强,随着社会的发展低频词被淘汰的可能性较大,当然语言世界主体的规范化措施对变体的竞争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 (二)普通词变体类型

在我们调查的两汉非佛典外来词的普通词

中,异形变体主要包括语音变体、语义变体和词形变体三种类型。

#### 1. 语音变体

对同一外来概念的引进,因记音选取使用的汉字不同造成了外来词中的语音变体。由于汉语语音系统两汉与今音存在的差异,且外来词中完全同音的数量较少,以近音或音同调不同的居多。其中同音、近音字的确定我们主要参考《上古音手册》。普通词中的语音变体有47条,如:龙城[笼城]、瓠脱[区脱]、樱桃[荆桃]、道译[导译]、荔支[荔枝、离支]、驪驎[驪奚]、猩猩[狴狴、牲牲]等。

#### 2. 语义变体

两汉非佛典外来词的普通词以意译、混合译为主要借入方式,借入同一外来概念使用不同汉语语素进行意译时在语义上出现不同的能指。外来词语义变体存在以下情形。

##### (1)同义变体

借进同一外来概念事物时产生的语义变体,其差异在于词内部分语素属于共时词汇系统的同义语素。这类变体有9条,如:象牙[象齿]、葭苇[芦苇]、白雉[素乌、素雉]、大栗[巨栗]等。

##### (2)语义焦点变体

外来概念的借入因使用不同的汉语语素意译出现的能指在语义的核心上会产生不同的侧重点,这一类变体存在语义焦点上的差异,以凸显外来词的不同语义特征。如借进外族的一种动物名有“水牛、沈牛、吴牛”三个不同能指,译借后的三个词形主要在语义焦点上有所差异。因译者聚焦动物生长的环境而产生“水牛”;聚焦动物的体重较大则译借为“沈牛”;聚焦动物生长的所属地域则译借为“吴牛”。另如:越布[白越]、樱桃[含桃]、驪貂[驪子]、光珠[江珠、蚌珠]、拍髀[服刀、短刀]、楛矢[肃慎矢]、贰师马[贰师天马]、駃鸡[轻毛駃鸡]、光珠[江珠、蚌珠]、封牛[白骆、骆驼、橐驼、橐它、橐佗、駃驼、駃骆驼、驼马、骆马、封橐驼]等34条也属于此类变体。

所指相同的前提下对同一外来概念的引进因译者关注的特征不同,为汉语世界带来不同的信息。如“犀玉”的“骇犀玉、骇鸡犀”两个变体传递出器物使用时产生的效果。“鸣镝”则传递了箭射出时的声效功能。另如“服刀”,《释名·释兵》中记载“短刀曰拍髀,带时拍髀旁也”<sup>[11]</sup>。可见这种来自西域的兵器借进汉语时,“服刀”是新词,

“拍髀”突显了兵器的佩戴部位,“短刀”重点在兵器的长度。

### (3) 喻义变体

汉语借词运用汉语语素的比喻义来传递外来概念产生的变体为喻义变体,如:水精[水玉]、竹箭[竹干]、青玉[青水精]。其中水中的玉石比喻为“水精”,竹竿的比喻义在用“箭”语素形容竹干长似箭。

### (4) 能指方式变体

两汉外来词的普通词变体中,采用不同的译借方式则产生不同的能指。这种情形的有20条,如:穹庐[毡帐]、湏[重酪、湏酪]、鸚鵡[能言鸟、驯禽]、楛矢[肃慎矢]、苜蓿[光风、怀风、连枝草]、白叠[都布、答布、苍布、叠布、榻布、白叠布]、沙漠[龙堆、白龙堆、陇堆]等。其中高频为音译,变体为意译或混合译的如:湏[重酪、湏酪]、鸚鵡[能言鸟、驯禽]、琵琶[横吹]等。

### 3. 词形变体

根据外来词的外部词形情况,主要存在以下变体:

#### (1) 词长变体

对同一外来概念的引进外来词普通词在词形上存在词长变化。属此类变体的有32条,如:箜篌[胡空侯]、筋[胡筋]、独白草[白草]、枸酱[蜀枸酱]、安石榴[若留、安石]、竹杖[邛竹杖、杖邛竹]、通犀[通天犀、骇鸡犀]、细布[水羊毳、水羊毛]、西极天马[西极马、西北极马、西极]、苜蓿[连枝草]等。

#### (2) 异序变体

外来词普通词的变体中因引进时汉语语素的组合不同而形成同素异序的变体有5条:导译[译导]、栉梳[梳栉]、比疏[疏比]、驴骡[骡驴]、邛竹杖[杖邛竹]。

#### (3) 字形变体

受主体因素影响汉语引进外来词时在文字上出现的变化为字形变体。变体的字形与原词形的用字意义一般不具有共性,而字形的相似度较大,属于讹变的可能性较大。这类变体有3条:鼈[鼈]、独白草[独自草]、琉璃[琪琉]。

## 三、两汉外来词变体规律及产生的原因

两汉外来词主要源自佛典和非佛典,通过对两汉非佛典外来词异形变体的多方面考察,我们认为两汉时期汉语外来词总体上具有变体分布常

态化规律,异形变体是两汉共时外来词的主要特征之一。在变体数量分布上,非佛典外来词的变体权重高于佛典译词。并且非佛典外来词变体从一元到多元分布较广,其中二元变体占主体,其次为三元变体,多元变体也非罕见。

### (一) 两汉外来词变体规律

两汉非佛典外来词的变体类型集中表现出语义分布广泛和类型多样性的规律特点。

#### 1. 语义分布广泛

两汉非佛典外来词语义分布涉及21小类。一元至十五元不同变体的语义分布上,外族、外国名数量在一元到六元的变体集中最多,外族名“匈奴”的变体元最多;外来词中普通词语义分布居多的动物、饰品、植物和日用品语义类。

#### 2. 变体类型多样

两汉外来词的变体类型分布上普通词多于专名词,其中语音变体、词长变体、讹变变体、异序变体和译借方式变体是普遍存在的五种。这几种变体类型的广泛性是一种语言引进外来词时受主体世界和语言世界影响的共性特点。与佛典译词的变体分布相比,非佛典外来词的字形变体并不是最主要的一种。

### (二) 两汉外来词变体产生的原因

不同语言进入其他语言一方面受借贷双方语言差异的影响,不论音译还是意译都难以实现双方语言完全对等地转换;另一方面两汉文献历时400余年,汉语自身的发展,在文字、语音上的演变也是异形变体产生的原因之一。

同时,两汉语言接触的社会因素也是外来词异形变体分布的客观条件。因为两汉时期语言文字政策尚在规范统一实施运作初始过程中,政策执行的操纵作用难以在社会各层产生同一效果,尤其是对借自不同语言的新质外来词,受译者主体性差异的迁移在对同一所指进行语言代码转换时,基于不同目的对音译、意译或混合译方式的选择存在不定性。同时受译者外来语言的水平制约,两汉词汇中新质必然产生多类型的变体。

另外,两汉接替秦后面临处理对外族外国的复杂关系,语言世界中外来词的产生并非主体世界的自主行为结果,佛教传播带来的译经翻译多是东汉后期的民间行为,同时两汉社会也缺乏语言文字方面的强制性规范措施。因此两汉汉语借进外来概念处于相对自由的状态,因而共时语言词汇系统中存在外来词的大量异形变体是诸多因

素的必然产物。

我们对广义视角下的两汉外来词变体的研究既验证了无明确语源可考情况下古汉语外来词身份的确认时,参照异形变体是一种有效的方法,也表明两汉外来词的异形变体不是单纯的无值变体,而是语音、语义、词形上的多值变体。其变体元、变体类型的分布和特点是进一步研究汉语外来词汉化的重要参数。同时这一共时研究的相关结果是两汉外来词异形变体历时演变研究的必要基础,也是汉语外来词专科词典修订编纂的借鉴,尤其对语源不详的古汉语外来词在收词判定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参考文献:

[1] 高更生. 再谈异体词整理[J]. 语文建设, 1993(6).

[2] 周建民. 汉语网络语言中的异形词研究[J]. 江汉学术, 2013(6).

[3] 长召其, 张志毅. 异形词是词位的无值变体[J]. 语言文字应用, 2003(3).

[4] 曾昭聪. 近代汉语异形词的来源[J]. 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2).

[5] 罗常培. 语言与文化[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89.

[6] 韩淑红. 两汉词汇新质引进动因考察[J]. 北方论丛, 2013(5).

[7] 韩淑红. 古汉语外来词研究论略[J]. 宁夏社会科学, 2014(6).

[8] 俞理明, 顾满林. 东汉佛教文献词汇新质中的外来成分[J].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3).

[9] 韩淑红. 两汉非佛典外来词研究[D]. 长春: 吉林大学, 2013.

[10] 唐作藩. 上古音手册[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2.

[11] 刘熙. 释名[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A Study on Borrowing Words' Variants in the Han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Special Dictionary

HAN Shuho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39, China)

**Abstract:** Word variants are the effective judgment method and reference standard of word collection in identifying the status for ancient Chinese borrowing words in the special dictionary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no clear source of language being researched. The borrowing words' variants in the Han Dynasty vary from one to fifteen, among which two and three ones have higher proportion. The semantic distribution of non-Buddhism borrowing words involves 21 kinds. The borrowing words' variants include the ones in pronunciation, word use, word length, ways of translation and different orders. In the synchronic word system in the Han Dynasty, the phenomenon of borrowing words variants i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language world being influenced by multi-aspect factors of subject and object.

**Key words:** the Han Dynasty; borrowing word; variant; special dictionary

(责任编辑 梅 孜)